

高僧傳卷第十

伊十

高僧傳卷第十

伊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犍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犍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

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
終

訶羅竭者本憇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
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
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
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
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
此室去水旣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
勞乃自起以左脚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旣

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
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
子依國法閣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
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
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
伊十
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
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
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
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

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
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
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
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
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
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
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
少日而亡後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旣素不奉
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
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

伊十

三

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

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賈經自隨後
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
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
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

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
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
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咒咒下神龍每旱
堅常請之咒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

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
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
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
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
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六月堅減饌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
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
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
亦曠古之竒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

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
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
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
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
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
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
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
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竒其神異終
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傳檀
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

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
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
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
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
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
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竒之厚加
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
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
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
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

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
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傳檀
為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納
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

伊十

五

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
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
檀祇為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
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
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

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
志且山丘。檀祗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
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賣
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
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
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
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
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
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
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適何當竟道人云在徐洲江北廣
陵白土埭上計其適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
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
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
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
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
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求不可得
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爾
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
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

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
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
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
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
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

伊十

六

後憇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
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
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
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
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

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
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
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
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
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
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
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
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
年四十許帶索纏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

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
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園子更無餘物乍往延
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

伊十

七

遇村舍有李家八闢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
堂而坐置蘆園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
心李見蘆園當道欲移置墻邊數人舉不能
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
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園中見四小兒並長數

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
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家拜請
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
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
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
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
成度云斲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
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

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
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
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
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
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
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
無以買恐不盡辨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
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
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
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觀施迴以
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
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
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

伊十

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
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
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
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
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

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闖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

蔡狫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
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
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
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
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

伊十

九

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
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
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佞吒曰前見
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
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

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
影遄電累躡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
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
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洊慧定計昭妙真曰眷
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
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
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
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
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
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

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
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
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
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
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
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
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
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

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
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
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
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
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

伊十

十

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
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
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
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今至心不憂不速也因

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言甚識因指北壁
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
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
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
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
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
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
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
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
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

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
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
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
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
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
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
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
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拖自安隱至也期如所
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
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

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
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
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
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
孔窳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
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窳子泣
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
被痛酷窳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
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
杯度度旣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

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

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
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
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
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
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
伊十
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
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
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
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

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
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
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
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
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
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
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
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
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
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

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
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
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
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

伊十

十三

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
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
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
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

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
以所佩劔斫之體無餘異唯劔所著處有痕
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餵之
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
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
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讐失始爲說法明辯因
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
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
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
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
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
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旣將
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
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卽
以爲颯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
爨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
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

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
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尸
之日兩肩湧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
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
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

伊十

十四

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
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
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
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

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
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
縣及徃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
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
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
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
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
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
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
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

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
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
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
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
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伊十

十五

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既
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郢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
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
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尸時怖懼右

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

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
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
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
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
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
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
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
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徃觀之已氣絕矣
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
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

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
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
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
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

伊十

十六

瑯王奂王肅並共師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
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
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多及勝
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梅檀像像
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

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墮
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
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輒手屈二指衆咸悟其
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
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
禮爲營理殮葬百姓雲赴瞻施重疊仍以所
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
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
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

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
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
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
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
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
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
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
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
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
衆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

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倉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譙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

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
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
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
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
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
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
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
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
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
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

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
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
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
善爲先飲酒畢至墻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
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

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
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
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
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

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旣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
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
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
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
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

伊十

十九

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
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
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
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求廢
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

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
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
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
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
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
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
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
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
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

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
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
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
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
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
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
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
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

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
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
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
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
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

伊十

二十

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
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
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
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
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
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徃復三四番便笑云若
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
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
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竒
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
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尸骸香輒形貌熙悅臨亡自然
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
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
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
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
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

伊十

十一

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
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
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
石叅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

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竇羯亂
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
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
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祕呪
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
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
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
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
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槨靈迹恠詭莫測其然
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

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
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
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甕

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
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
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污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
其誇銜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

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
死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
權澄照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
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鷄

赤脂切 槃
鷄山名

墟

址之亦切

楚

音

躡

女展切
踐也

帔

披義切 傳奴篤 埭徒賚切 紮在各切 謫陟革切

也 罰 圖淳沿切 與 萎於為切 殞必刃切 華許

履也 切 有 勒 殪於計切 佉佉丘伽切 狔徒昆

端淳緣切 躓知利切 蔑莫結切 弁皮變切

啜昌悅切 游才旬切 箠並主藥切 梟

堅堯切 斬首也 餒於偽切 儻正作 七卑履

也 爨七亂切 進 匍匐匍薄胡切 匐蒲北 醮

於旬切 合飲也 嗽五高切 衆 縮烏板切 僑渠消切

蕤人垂切 讌於旬切 雩雲俱切 禱 倕是為 擲

外棺也 街熒絹切 絜煙奚切 是也



